

《人文中國學報》發刊詞

在《文心雕龍·原道篇》，劉勰說：「文之為德也大矣。」他接着到出道有道的文：「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；山川煥綺，以鋪理地之形」，萬物亦各有他們不同的文：「龍鳳以藻繪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；雲霞雕色，有逾畫工之妙，草木賁華，無待錦匠之奇。」文不只是看得見的，耳聽到的可以郁郁有文：所謂「林籟結響，調如竽瑟，泉石激韻，和若球鍤。」

人既是三才之一當然也有文了。彥和認為人之文以太極易象為其始，六經諸子繼其緒，「經緯區宇，彌綸彝憲，發揮事業，彪炳辭義。」依這個看法，人文便是人的感情，思維，理想，見諸文字，音樂，藝術，足以刺激他人的思想，啟發，提升後之來者的，所謂能「鼓天下之動者」。

用今日的標準衡量，中國很多方面似乎都落在西方國家之後。然而在人文方面，數千年努力累積的成果，是有它的絢麗和光輝的，容或和西方的人文有所不同，我們不敢自誇中國的人文精神為「曉生民之耳目」，但在近日以歐美文化為主流的世界，確是有鼓勵天下反省的啟導和提昇的功用的。所以無論為了探討過去，或眺望將來，中國的人文都是值得注意的。

這三、四十年來，香港靠着位居中西交通的樞紐，是中國和外面世界交換物質和訊息的重要門戶這個地利；再加上，二次大戰後，亞洲政治局勢不穩定，以致大量人材聚居香港的人和，迅速發展成為舉世矚目的國際金融貿易重鎮。然而在學術，尤其是中國人文學科的研究方面的發展，卻是瞠乎商業之後使人不禁要問：香港在經濟的進步上「鬱然有彩」，在這一片繁榮背後，「其無文歟」？

其實靠着同樣的地理及人和：能夠迅速接觸到全球各地的思想、文藝，沒有嚴苛的政府條例干預，眾多因為種種原因定居香港的學人，香港的學術界，特別在中國人文學科的研究方面，應該可以大放異彩，「鼓天下之動」的。缺乏的也許是多份幫助溝通，傳播這方面的消息和研究成果——以中文為主，介紹中國人文學科研究的學報。

有見及此，去年浸會同人開始計劃辦一份人文學報。校董孔憲紹博士知道這個計劃，非常熱心，慷慨捐贈港幣二十多萬元作為創辦經費。謝志偉校長答允，校方在經濟上繼續支持。於是中文系、宗哲系、歷史系、六位同人再邀得在其他院校任職的六位熱心者，組成編輯委員會，決定於學校正名為大學的首年，出版一份每年兩期，內容包括論文、討論、書評，並設國際刊物慣常採用的隱名審稿制度的學報，定名為《人文中國學報》，更要感謝旅居美國的周策縱教授為學報題名。

我們採用這個刊名，表示學報的目的，不只在介紹中國人文學科——文學、哲學、歷史、藝術，更希望藉這份刊物，推動、發表、建立一個以人文精神為重的中國。

《人文中國學報》第一期，終於在乙亥年春節，也是浸會正名為大學以後的第一個新年出版了，在此編輯委員會謹向孔憲紹博士、謝志偉校長，致萬分感謝。並祝《人文中國學報》能夠鼓動天下對中國人文學科研究的重視和興趣，也同時為建設一個以人文精神為重的中國盡一分力。